

陈志强 著

文博先驱

沈之瑜传

送堂拜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文博先驱

沈之瑜传

陈志强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博先驱沈之瑜传 / 陈志强著.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0740-651-8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沈之瑜 (1916~1990) — 传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3263号

责任编辑 黄慧鸣

装帧设计 卜允台

制 作 白云工作室

书 名 文博先驱 沈之瑜传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4号

网 址 www.shwenyi.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8

图 文 360面

印 张 20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651-8 /K·283

定 价 86.00元

沈之瑜傳

送堂拜題



封面题字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 ）

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生于中国广东省潮安县，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蜚声国际的国学大师、汉学家。

饶先生和季羨林齐名，学界有“南饶北季”之说，又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上海博



写在《文博先驱 沈之瑜传》出版之时

陈秋辉

1990年12月2日，一个寒夜，我的丈夫沈之瑜再也没有醒来，悄悄地离开了我，离开了他心爱的子女，离开了他最热爱的博物馆事业，在安详的睡梦中走完了他七十五年的人生旅程，没有遗言，没有牵挂，飘然仙去。留下的是满屋的书籍和书桌上没来得及完成的书稿，对生者来说，也留下了二十年来对他绵绵无尽的思念。

1949年5月，老沈从解放区回到上海，担任市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负责接管上海美术界。1952年他被陈毅市长任命为上海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文化工作，以后又担任了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直至离休，前后长达四十余年。多年来，老沈在繁忙的工作中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刻苦钻研、严谨治学，在甲骨学、博物馆学和其他文博门类的研究上多有著述，但是他始终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博物馆的人才培养和业务的科学管理上。离休后，老沈摆脱了繁杂的管理工作，终于能静下心来整理1981年为复旦大学全国文博培训进修班开设的甲骨学课程而编写的《甲骨学基础讲义》以及平时积累起来的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第一本专著——《甲骨文讲疏》。然而时不假年，老沈终究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心愿。

老沈去世后，看着满屋的书籍和堆在书桌上的文稿，眼前就会浮现出他不顾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孜孜不倦伏案写作的情景。我和我的子女们下定决心要实现老沈未竟的遗愿。好在当时老沈的这本书基本已经写完，只要稍加整理修订便可付梓。经过多方努力，《甲骨文讲疏》终于在2002年10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

《甲骨文讲疏》出版了，但多年来老沈在博物馆学、甲骨学、青铜器、彩陶、绘画等方面都有所研究，发表过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论著，散见于文物、考古、古文字研究等专业刊物和各种报章杂志，同时，在家里也留下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遗稿。我想，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既是对老沈最好的纪念，也能为博物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然而由于他突然去世，文稿散落，没有交待，人事变迁，加之我的年龄、健康等因素，要完成这个“工程”真是困难重重。但是，经过我几年奔波于图书馆和旧书店的收集、整理，经历了不少周折和战胜了许多困难后，62万字的《沈之瑜文博论集》，在上海博物馆陈燮君馆长的大力支持和老沈的学生、甲骨文专家濮茅左先生的帮助下，2003年6月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在编纂《论集》的过程中，我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年代，我们国家的文博事业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而上海博物馆在老沈和全馆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为保护和抢救祖国的珍贵文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论集”深奥理论的背后、在许多文博战线老同志和我的共同记忆中，有着许多点点滴滴的小故事。我想，如果以传记的形式把这些生动具体的故事串联起来，不正是解放后上海文博事业和上海博物馆的发展历史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日益陷于浮躁，传统道德文化频受冲击，而很多当事人先后作古，我觉得抢救历史、抢救文化、抢救记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于是为老沈作传的愿望油然而生。

2004年，我被邀参加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校庆活动，该校的前身就是老沈曾担任过校长的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现任院长邱瑞敏先生就是老沈当年的学生。在校庆活动的筹备过程中，同为老沈学生的陈志强先生为撰写校史曾来采访过我，并写了访谈录，收入了该校的校史集。使我感佩的是，为编写上海美专的校史集，他采写的访谈录竟有40人之多，工作量虽大，却一丝不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陈志强治学严谨、文笔流畅，平实的语言后面，透着一股难能可贵的执著精神，我觉得为老沈写传记，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找到了他。使我欣慰的是，陈志强毅然愿意承担起这一重任。

整整五年，冬去春来，无论寒暑，陈志强先生为此书孜孜矻矻，不辞辛苦，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老沈在各地的战友、领导以及朋友，听取了许多同仁的意见，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多次修改，《文博先驱 沈之瑜传》一书终告完成。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此书再一次得到了上海博物馆陈燮君馆长、陈克伦副馆长的关注和鼎力支持，终于付梓问世。每每念及，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此书的出版，无疑是对老沈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也了却了我压在心底多年的愿望。

每次整理老沈留下的那些书信，看到有许多考古学者、古文字学者已不在人世，有的优秀画家和干部遭遇多年不公正的命运，被纠正后，却年事已高，不久便去世等，从感情上又一次让我走近老沈的身边，走进他的世界，走进那个特殊年代。老沈去世已经二十年，我也已到了87岁耄耋之年，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对于曾经走过那段沧桑岁月的人，我们今天依然会对每一个故事中逝去的人和事，记忆犹新，充满敬意和感念。我仍感到他还活着，他的一屋子的书至今还在，我女儿继续在使用，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我喜欢缅怀过去，其实就是怀念那个时代的人所秉持的一种理念，奋斗不息的精神境界和情操。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和我的子女们衷心感谢陈志强先生，感谢上海博物馆的领导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文博先驱 沈之瑜传》等三本书出版的各位朋友，没有他们慷慨提供的资料，此书就得不到完善。在此，再次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2011年3月7日

写于 上海大上海国际花园

序 一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书记 上海博物馆馆长 陈燮君

沈之瑜先生是我们文博界的前辈，我就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时，沈之瑜先生已经去世近十年了。我与他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他的名字、他的品德、他的廉洁和执著精神，伴随着他所钟爱 and 为之献身的上海文博事业，却时时铭记在心。

沈之瑜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先驱者和上海文博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又是我国著名的美术考古及古文字专家、博物馆学专家，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是深受众人爱戴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专家。

沈之瑜先生的一生是瑰丽多彩的。

沈之瑜先生早年在陈秋草、潘思同等先生创办的“白鹅画室”学习美术；193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制第十六届西画系，是著名画家刘海粟先生的高足。毕业后，曾与钱辛稻等一起创办过美术团体“线上画会”，1937年回母校担任助教。1940年赴浙江遂昌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赴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曾任《滨海报》编辑、苏浙军区参谋处参谋、华中雪枫军政大学文工团和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

上海解放后，沈之瑜先生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处长。在他主管上海美术界和社会文化工作期间，创建了“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是上海美协的第一任党组领导；接管了亚洲文会博物馆和震旦博物院，并在这两个博物馆所藏动植物标本的基础上，筹建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受命查实了中共“一大”会址，并在恢复会址原址、建立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领导筹建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的同时，还协助有关单位整理、恢复了“中山故居”；参与了鲁迅墓的移葬及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接办了华东文化部移交的文物仓库，加强了从废铜废纸中抢救文物、文献的工作，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表彰。

1958年后，沈之瑜先生主持上海博物馆工作，先后建立了文物修复复制工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实验室和电脑室，为文物保护和科学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全国文博系统之先河。1960年，沈之瑜先生还兼任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在培养美术人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72年后，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博物馆的综合陈列改为四大专题陈列，提高了陈列体系的学术性、系统性和艺术性。沈之瑜先生为上海博物馆的发展和建设殚精竭虑。改革开放之后，多次筹划、

组织出国展览，引进国外展览，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使上海博物馆在国际上声誉日隆；在学术研究上，他带头刻苦钻研，严谨治学，使上海博物馆学术交流蔚然成风；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斐然，编辑出版了许多文物图录、学术专著，创刊了《上海博物馆集刊》，大大提升了上海博物馆在国内外博物馆界的学术地位。

沈之瑜先生刚正磊落的人品、勤奋刻苦的探求、多才多艺的修养、深沉渊博的学识，铸就了其人、其艺与成就。

《文博先驱 沈之瑜传》的作者陈志强先生经过近五年的艰辛努力，采访和查证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挖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例和故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了沈之瑜先生作为一位忠于党的文化事业的优秀战士和新中国文博事业先驱者的多彩人生。本书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美术事业和文博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我们每一个文博战线的后来者，乃至各行各业的读者缅怀前辈、学习传统的好教材。

沈之瑜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的读者，对于他的名字可能已经陌生。《文博先驱 沈之瑜传》的出版，将对我们重新打开这段值得记取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前辈的鲜活人生，促进上海文化文博领域“两个文明”的建设大有裨益。

是为序。

序 二

我的大舅舅（代序）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王安忆

我的大舅舅，原名茹茄，后改名为沈之瑜，生于1916年，浙江绍兴人。在他的履历表上，家庭成分这一栏为工商地主，而在出生于1925年的我母亲茹志鹃的履历表上则为城市贫民，从此可看出，他们这个家庭败落的速度。我曾外祖父手中创下的家业，不过一代，在我外祖父手里便败得精光。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在她的遗物中找见一个小记事本，现今通讯录的大小和式样，咖啡色轧花皮革面，内中用竖写的格式写着一篇家训不像家训，遗嘱不像遗嘱的文章，大意是自述一生的不幸遭际，人世的不公，以至破产，长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让“努力前程”保证“手魂有知，自当护汝于左右也”，接下来是很长一列账单，均是所欠债务，嘱咐后人成业之后，切切连本带息全数归还。这是出自我外祖父之手，写给我的大舅舅，那年他大约是13岁，以这年龄之幼及债务之巨，归还几乎是没了希望的。外祖父便撒下一窝儿女走开了，我大舅舅便是承继着这样的“家业”长大。

我大舅舅自幼喜爱美术。听我四舅舅说，小时候，大舅舅与二舅舅吵架，撕了二舅舅的扑克牌，二舅舅的反击是，撕了大舅舅的速写本。不过，我还有另外的猜测。当我外祖父卖房典地，从杭州城携一家老小来到上海，住进永年路上的天祥里，正与丁聪家相邻。丁聪先生直至耄耋之年依然记得我外祖父家住3号，他家则是9号，甚至还记得大舅舅的小名。1927年，丁聪先生的父辈丁悚，创办了漫画社，就在天祥里挂牌，这或多或少会对我大舅舅的爱好有所影响吧！这也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先进民主思想，向西方学习，上海这地方，又因商业更开放一步接近世界，而形成的新文化氛围。我大舅舅在此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由于家庭离散，我母亲兄妹5个，大多时候互不知道去向，我大舅舅下一次在我母亲的生活里出场，大约已是到了1940年前后的西天目山。此时，我的曾外祖母已经去世，抛下我的四舅舅和母亲，轮流寄住在亲戚家，就差没有去乞讨。我大舅舅托人找到他们俩，让去西天目山投奔他。听我母亲说，西天目山的我大舅舅，蓄了胡须，人都称他“大师”。

这时节，我母亲和四舅舅寄居在一位任姓朋友家中。从日记中所记来看，他家的生活亦是普通职员，又多子女，相当拮据，无故收留两位素昧平生的陌路青年，实是恩重。任家长子，便是美术设计家，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任意先生，其女任余红，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后来也成了我朋友。所以，我们可说是通家之好。不久，我二舅舅，一个四海为家的漂泊者，从西南大后

方来到上海，于是，任家等于又平添一个人口。这段日子，实是艰难万分，前途茫茫。我母亲抑郁得厉害，终日饮泣。

就是在这无限窘迫的时候，忽有一来自苏北的客人，寻到这里，交出我大舅舅的信和一笔盘缠，让弟妹去苏北他那里。向来分多聚少，我大舅舅在弟妹眼中，好比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大哥是在做什么；而苏北，在上海市民心目里，无疑是个危险的地方。他们商量去和不去，没有作出决断，到了年底，兄妹三人终于下决心去往苏北。就这样，我母亲参加了新四军，命运从此改变方向，我大舅舅是她的引路人。

在我们众多的表兄弟姐妹里，我不是最大，亦不是最幼；不是最优，亦不是最顽劣。我大舅舅又不是一个善于与孩子打交道的人，印象中大舅舅总是严肃着，所以我从来不希望能得到大舅舅的注意。有一回，他将从国外带来的笔送给我一位聪明漂亮的表姐，我亦不感到有什么妒忌，只是更加崇拜这位表姐。但他又是个好性情的人，对小孩子是慈善的。我们拥在他房间里，他决不会嫌烦，而有任何不欢迎的表情。他兀自背着我们在书桌写或读着什么，偶尔回过头问一句：妈妈怎么样？爸爸怎么样？然后再回去读和写。他们家本来子女多，我大舅母家乡来人常住家中，加上与人合住一套公寓，共阳台，厕所，邻人便在房间穿行。家中始终是喧闹的，而我大舅舅则是这闹声中的一个静。

在我开始发表小说的时候，有一回，我看见大舅舅写给妈妈的信中，末尾提到我一句，大意是说这孩子挺不错，好好培养她。然后，妈妈就让我将新出的小说集送给大舅舅。星期天的上午，我去博物馆看展览，顺便将书带去了，本想留给传达室，不料他们告之大舅舅在办公室里。我上楼去，果然，大舅舅一人坐在里边读书，我没有打扰，放下书就走了。这间设在殖民时期旧式建筑里的办公室，高大，宽敞，但陈设简单，是工农政权的素朴又略微乏味的风格。大舅舅安详的读书样子，很宁静，亦有一点冷清，我还注意到在办公桌一侧，靠墙放一木盒，顶上有投币孔，盒上写着电话费的字样，意即私人电话须付钱。

我无从知道大舅舅有没有看我的书，有过几次，大舅舅有些与我谈话的意思，但他终于也没有谈起来。他大体是个缄言的人，与我们侄甥儿女又向无交道的习惯，何况我们又从小孩子突然长成了大人，大约就更令他手足无措。他几次说的都是同一句话，那就是要读历史。或者是以设问句的方式：读没读历史？开始我以为大舅舅是从他的考古专业出发，但逐渐地，我明白了——一些，历史的文学的含义。我准备写作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时，其中有一条线索是以母亲本家的渊源为发展情节，我为“茹”这个姓专去请教了大舅舅。那时候，大舅舅正在写作他的甲骨文专著，甲骨文就像一帧一帧神秘的图案，其中藏着什么天机似的。听我说了来意，大舅舅便从桌前立起，翻找出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其中有一些字样，是他闲暇时查找的几行材料，让我抄了去。关于我书中那些追根溯源的线索全来自于此：茹姓起源于柔然族，绍兴茹氏中曾有一名茹茱，为乾隆四十九年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待我抄毕，我大舅舅最后嘱咐一句：写完后要给我看。我不

经意地答应一声，心中并不以为然，想他是为了要考证我写的据不据实，是历史学家的思路。然而，还未等我写完，大舅舅却已溘然离世，此时想让他看，也看不了了。缺了一位历史学者的明鉴目光，其实是莫大的遗憾。

我大舅舅走后，我从作家叶永烈先生所写的书上读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大舅舅，曾与狱中假释出来的周佛海太太，同往兴业路，寻觅“一大”会址。近日，读了陈志强先生所著的《文博先驱 沈之瑜传》，更是发现，我们对我们的父辈了解得实在不多，只是一鳞半爪。我们甚至还不怎么知道，他们做过一些什么工作，至于他们的心情感受，更不为我们所关心，他们就只是长者，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大舅舅在我印象中，且多是威严的表情。不过，有一回，我听我一位搞美术的朋友说，她在长江轮上遇到一位和善的老人，研究甲骨文，他们一路谈笑，溯江而上，后才知，他是我的大舅舅。据朋友说，大舅舅很开心，说了许多，也笑了许多。大舅舅在她的描述中，忽生动起来，也快乐起来，乘水直上，飘兮摇兮。我愿将此一幕，当作我大舅舅最后的图画，留在眼前。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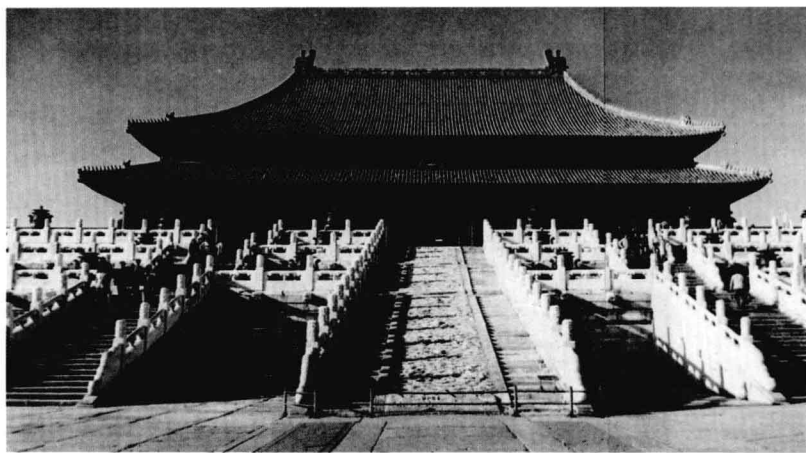
引言	/ 1
少年茹茄	/ 6
执著求艺	/ 15
投身革命	/ 32
苏中岁月	/ 42
战地雪枫	/ 55
重返上海	/ 71
红色之源	/ 97
文博先驱	/ 111
教书育人	/ 169
文革劫难	/ 193
拨乱反正	/ 239
老骥伏枥	/ 297
尾声	/ 306
附录：沈之瑜先生年谱	/ 309
后记（陈志强）	/ 336

引言

繁星满天，晓月如钩。

巍峨的宫殿如剪影般矗立在浩渺的星空之下，远处隐隐传来“笃笃”的更鼓声。

此时正是大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季春的某天凌晨。三年一度的会试刚刚落下帷幕，金榜题名的一百一十二名一二三甲及第进士，正聚集在紫禁城的午门外，鸦雀无声地等候着皇上的召见和殿试。



北京故宫太和殿，明清两代殿试结束后，就在这里公布进士名次，茹棻就在这里戴上了状元桂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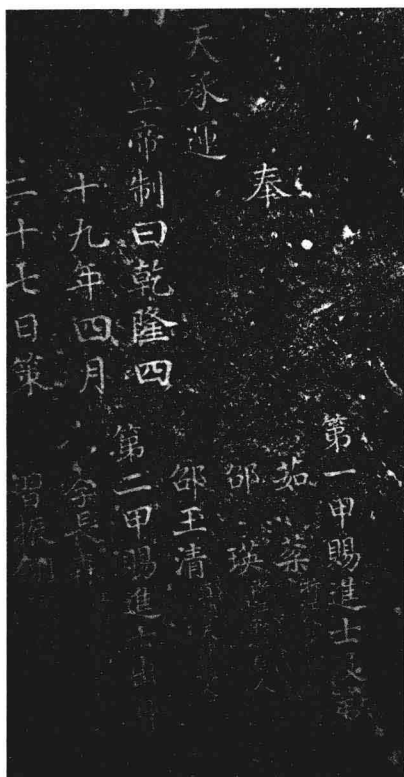
刚及五鼓，在礼部司官的引领下，一百余名“科考新贵”从午门右掖门鱼贯而入。过金水桥、登太和门，只见月光映照下的殿前广场泛着阵阵银光，远处的三大殿影影绰绰巍然屹立，微微带着一丝寒意的春风扑面而来，顿时使人感受到皇家宫苑的肃穆森严。

人群行进到保和殿前便停了下来，进士们紧张中带着亢奋，眺望着灯烛辉煌的大殿，一片肃然。

队伍中有一位来自会稽的及第进士名叫茹棻，他跪伏在地，心潮起伏、涕泗横流，感慨着自己十年寒窗、苦读诗书终于有了结果，想象着即将眷顾的恩宠和荣耀。

……

在清代科举制度中，有种最高级别的考试叫“殿试”。这是皇帝对会试取录的贡士在廷殿上亲发策问的考试。根据当时的定制，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三名分别称为“榜眼”及“探花”；二甲均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乾隆四十九年，茹棻就是在这样的考试中，一举获得了“状元”的桂冠，成为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



北京雍和宫内的“状元碑”（局部）



茹菜手书对联

位名声显赫的大臣。

茹菜（1755～1821年），字稚葵，号古香。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氏。状元及第后，先任翰林院修撰，掌编修纂国史及重大历史文献。

《续通志》是继南宋郑樵所撰二百卷《通志》后的又一部巨著。此书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开始编纂，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甫告完成，历时二十二年。茹菜参与了《续通志》最后六年成书的关键工作。以后，他又历任都察院汉左都御史（清最高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长官）、工部尚书（掌管国家各项工程、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的大臣）及兵部尚书（掌管军事和国防的大臣）。

清道光六年（1826年）由茹泰纂修的《越郡茹氏家谱》记载了这位为绍兴茹氏光宗耀祖、被后人引为荣耀的先人。

沈之瑜原名茹志成，又名茹茹。1990年9月2日，他在写给旅居日本的小儿子沈建平的信中，对自己的家史曾有过简略的说明：

我们本来姓茹，我在革命年代改姓沈，解放后没有改过来……我们的祖宗叫茹菜，清

乾隆二十年生，道光元年卒。清乾隆四十九年状元（进士第一），官兵部尚书，相当现在的国防部长。善书法，上博（即“上海博物馆”。笔者注。）藏有他的真迹。他还是一个诗人，著有《使充诗草》、《使晋诗草》、《使南诗草》、《使藩诗草》等。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茹姓其实出自古代北方的柔然部族。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胡人”纷纷南下，进入中原。有一个号称“柔然”的种族，渡漠北、侵高车，并合诸部，统领内外蒙古，并立廷于敦煌、张掖之北。北魏世祖对其甚为重视，为其改号“蠕蠕”。盛极一时的蠕蠕族，后来败给了北魏，最后又为突厥人所灭。从此，其幸存的子孙便定居中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据考证，当时留居中原的蠕蠕族人，大多居于河南，并仿照汉人的姓氏，改与“蠕”发音相同的“茹”为姓。以后，随着历史的变迁，茹氏子孙渐渐向长江流域扩散，在江、浙一带繁衍生息。

对于茹家的家史，沈之瑜胞妹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曾经到绍兴茹氏故里进行过探访，并据此写了一篇散文《茹家溇》。

“溇”在绍兴水乡是断水河的意思。河水流到了尽头就形成了河湾，河水在河湾里缓缓地回流，绍兴人就把这河湾叫做“溇”。在绍兴，有成千上万条河流，便有了成千上万个溇。在溇边上居住着某姓的人家，便叫做“某家溇”。

在绍兴柯桥四十里方圆内的湾湾溇溇里，有着好几个“茹家溇”。

第一个茹家溇在漓渚区解放乡的桃园村内，那里三百七十户人家中，姓茹的倒有二百多户。



王安忆在茹家溇采访王阿大